

向達校

合校本

大西西泰利先生行蹟

田耕莘敘



928.2
G076

向 艾 儒
達 略
校 著

合校本大西西泰利先生行蹟

上智編譯館出版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五月九日出版

合校本大西西泰利先生行蹟

原著者 艾 儒

校 者 向 略

發行者 上 智 編 譯

北平西安門黃城根北段
電話：一一一五五一

館

版 權
所 有

Cum approbatione ecclesiastica

合校本大西西泰利先生行蹟序

艾儒略撰大西西泰利先生行蹟，爲漢文中最早紀述利瑪竇事蹟之著作。原有閩中景教堂刊本，艾子佈教福建，故所著利子行蹟乃刊於閩中也。然平常所能見到者大都爲舊鈔本，或出自鈔本之新印本，閩中刊本流傳極少。廿五年秋余在倫敦，得見牛津大學藏利子行蹟舊鈔本，廿七年又獲讀巴黎國立圖書館藏行蹟舊鈔本若干種，而閩中刊本亦赫然在目，快慰之至。當時曾將舊鈔本及刊本分別傳鈔攝影，並加勘校，始知鈔本與刊本頗有出入，或則文字詳略互異，或則紀述竟有不同，遂一一記於傳鈔本書眉。東歸以後，玄黃反復，飄泊靡定，棄置篋笥，忽忽十年。卅五年秋復返舊京，晤方杰人司鐸，承告以北堂及獻縣天主堂尙各藏有利子行蹟舊鈔本一部，慨允代假以資參校，並慇懃寫一合校本利子行蹟，爲此一代偉人紀念。余非教友，然年來於明清之際傳入之西學以及東來諸西士事蹟，亦會稍稍留意。中如利子艾子諸人，踰越七海，爲道忘身，其精神視六朝以來西行求法諸大德會何以異。讀書至此，往往爲之廢卷低徊，不能自己。今杰人司鐸以此爲屬，是亦個人之榮，復何敢辭。因閩中刊本行蹟流傳較少，而保存艾子原文面目亦較多，遂取以爲據，所見各鈔本以及自鈔本出之新印本異同，則分疏於下。於是諸本薈於一篇，而異同亦一覽可識矣。閩本尙有張維樞大西利西泰子傳，李九標讀利先生傳後，絕徵同文紀卷五吳道南諸人題本，王應麟欽勅大西洋國士葬地居舍碑文，茲並附入。邇來多病，又牽於校課，以致輒作無常，幸得杰人司鐸時時予以獎掖，方克勉強寫定。合校本行蹟，杰人司鐸既允交上智編譯館代爲梓行，用將勘校所用各本大概敘述如次，置諸卷首，以誌讀者。

甲、牛津大學藏舊鈔本——以後省稱牛津本。此本藏牛津大學圖書館 Bodleian Library 係威烈亞力 Alexander Wyllie 故物。原編號 Ms. Chin. d. 39。威氏所藏漢籍幾全歸於牛津，其中道光以後莫理遜 Robert Morrison 米檜 Milne 郭實獵 Gutzlaff 諸人在馬六甲一帶所刊漢譯新教典籍達二千冊。鈔本公教書籍亦有若干種，利子行蹟其一也。鈔本公教書籍大都用紅格本，末有署同治時上海姚老楞佐鈔者，字蹟與利子行蹟同，則此本亦同治時姚氏所鈔存者也。

牛津本文字與閩中刊本詳略之間出入甚多，而與陳援庵先生所校印本大同。陳本出於徐家匯藏書樓所藏舊鈔本。姚氏爲上海人，則或亦出自徐匯本也。未見徐匯本原書，無從定其然否，姑懸此疑，以待將來考定。

乙、巴黎國立圖書館藏舊鈔本甲——以後省稱甲本。此本藏巴黎國立圖書館，編號 Chinois 1016。甲本文字詳略與閩中刊本固有不同，亦異於其他各舊鈔本。所謂不同，約可分事與文言之。事異者，如：利子居韶州，與利子偕處之會士，刊本及諸鈔本大都作郭子仰鳳，而甲本則作石子鎮子名芳，後述乙本此處亦與甲本同，作石子鎮子。考諸敎史，作郭子仰鳳是也。文異者，即以韶州與郭仰鳳偕處被盜一段文字而論，閩中刊本此段連小注凡五十七字，甲本只五十一字。刊本原文作：

時有同會郭子仰鳳者名芳，偕利子處。一日劇盜強入，剽劫貨物。當道嚴捕賊黨下重獄。利子復哀矜之，力言諸當道釋其獄。人咸服利子之德云。

甲本此段作：

時有同會石子鎮子者名芳，偕利子處。一日爲劇盜所剽劫。當道捕賊下重獄。利子復哀矜之，爲釋其獄。人咸服利子之德云。

甲本他處類此者尙復不少。疑所謂甲本者乃一公敎中人略諳敎史，根據刊本別加刪潤，遂成此本耳。甲本文字簡潔清順，不似刊本冗沓可見也。

丙、巴黎國立圖書館藏舊鈔本乙——以後省稱乙本。此本藏巴黎國立圖書館，編號 Chinois 1015。乙本文字大致與刊本同，唯上舉之郭仰鳳亦作石鎮子，則同甲本。又王泮作王泮，與諸本俱不同，不知何故也。

丁、北堂圖書館藏舊鈔本——以後省稱北堂本。此本藏北平西什庫天主堂圖書館，編號二一〇二號。竹紙舊鈔本一冊，內題利子等行實，收大西西秦利先生行蹟、思及艾先生行蹟、張彌格爾遺贊、梯尼朝世紀、楊淇園先生事蹟，凡五種。利子行蹟後附李九標撰讀利先生傳後一篇。北堂本文字與刊本大同，當自刊本出，然其所據原本亦爲一舊鈔本，非即爲刊本也。行蹟紀利子臨終遺囑一段未刊本云：「蓋利子甫病即已無力及此；」又紀在洪州一會士

調自鳴鐘破機一段，刊本云：「若無此進御；」北堂本兩無字皆作既。無字原鈔疑作无，北堂本鈔者以爲无是无字，故正寫作既，不知反而致誤也。北堂本所據原本之非刊本而係出自刊本之另一鈔本，即此可以推知。

戊、獻縣天主堂藏舊鈔本——以後省稱獻縣本。此本藏獻縣天主堂，去歲避亂，移藏北堂，因獲借校。同時尚見舊鈔南懷仁著窮理學一冊，亦秘籍也。獻縣本亦爲竹紙舊鈔本一冊，內收利子行蹟、思及艾先生行蹟、張彌格爾遺蹟、悌尼削世紀、楊淇園先生事蹟，凡五種，與北堂本同。此本文字十九與北堂本同，疑同出一源，而非直接丘自刊本也。

己、陳援庵先生校印本——以後省稱陳本。此本與辯學遺牘，援庵先生撰李之藻傳合刊一冊，輔仁社排印本。遺牘有一九一五年英斂之先生附識，利子行蹟有一九一六年馬相伯先生書利先生行蹟後，一九一八年援庵先生附識，李之藻傳有一九一九年相伯先生序；則此冊之刊當在民九左右矣。利子行蹟據相伯先生書後，乃出自徐家匯藏書樓舊鈔本。先生以徐匯本「抄手甚劣而多誤，亟與友人英斂之共讀共校，亟付手民。」是此本蓋經相伯斂之二先生所校定者，已非徐匯本原來面目，其與牛津本之有異同，當由於此。與刊本出入亦大。蓋又一經人刪潤之本也。

至於行蹟中所述中朝諸士大夫亦有倚待疏釋者。如記利子在南都與僧三槐論日月一則，三槐，據沈德符野獲編卷廿七雪浪被逐條，應即爲雪浪。雪浪名洪恩，初名三淮。又據錢謙益初學集卷六十九華山雪浪大師塔銘，則雪浪俗姓黃。艾子耳熟利子與雪浪在南都辯論之一段故實，而誤以三淮俗姓之黃爲王，因有黃王之誤，聯想及於王氏掌故，遂又書三淮爲三槐，而不知其非也。避兵西南，曾從袁守和先生處得意大利德禮賢神父書，以有關於利子之若干中朝士大夫姓名出處相詢，三槐其一也。比就所知，一條答。今德神父所輯注之利子全集已由意大利研究院爲之印行，鄙說亦蒙採入。故關於人名考證之屬，合校本從略。

北堂獻縣兩本，承杰人司鐸之介，慨允借校，上智編譯館又許爲印行，而敦促獎掖，使此本卒能寫定者，尤以杰人司鐸之力爲多，並識於此，以誌不忘。至於以教外之人而爲此種工作，囿於見聞，難免訛誤，博雅君子進而教之，幸甚幸甚。民國三十六年一月十九日覺明居士謹記於舊京東城寄廬。

大西利西泰先生行蹟

大西 耶穌會士艾儒略著

費奇規

同會 陽瑪諾訂

曾德昭

值會 陽瑪諾准

閩中 景教堂梓

大西利西泰子傳

西泰利子瑪竇者，大西歐邏巴州意大利國人也。其翁媼奉天主甚虔。有名賢孟尼閣，利子少從受業。十餘歲即志密脩，遵父命遊羅瑪京師，就師習諸學三年。益慨然欲脩道，求入耶穌聖會，一切婚室利名不屑也。因致書達意於翁，翁思往阻，三往三得疾。翁乃霍然悟曰：是殆天主默眷，欲使此子傳教四方者也。因復書勸勉。利子入會，于文理科俱通曉，復精進于道科，考至撒責耳鐸德之尊品。遂面辭教宗，祈浮海廣傳聖教。於天主降生一千五百七十七年後，勇自擔荷，閱數國，見禮于波耳都瓦耳之王。航海東來，歷怒濤狂沙掠人啖人之國，並不遭傷。次年方至小西，泊舟，爲開示所學。又次年，爲萬曆九年辛巳，始抵粵東香山鴻。時制臺司馬陳文峰商鴻事，請耶穌會士羅子明鑒會議。越明年癸未，利子始同羅子入端州。間製地圖、渾儀、天地球考、時辰晷、惜時之具，以贈當道，皆奇而喜之，知利子有德多聞高士也。利子素謙卑自牧，人或見侮不較。有踰垣偷柴者，家人與爭。利子念貧人也，瑣物何爭爲，負柴就垣邊送之，其人慚謝去。利子居端州幾十載，與有道士鍾銘仁黃明沙相友善。習久，遂曉中國語言，旁通文字，如六經子史等篇，俱諳其義。始著書發明聖教，多方誘掖，欲使人人識認天地大主。有鄉人爲魔所憑發癲狂，祈禳百端無効。利子因請到其家，焚諸魔像符籙，代誦經，取自佩聖匱付之，病立愈。有居官梁姓者，逾壯無子。利子命入聖堂代祈，因連舉二子，遂併二子奉教焉。有同會郭子居靜偕利子處，一日被劇盜剽劫。當道獲賊下重獄。利子復哀矜力言爲釋。破格而好行其德，多此類。姑蘇瞿太素汝夔，宗伯文懿公長子也。興利子談相契，頗揄揚利子學行于縉紳間。利子知太素未有子也，代爲密禱。是年即舉一男，今名式穀者是也。利子此時嘗將中國四書譯以西文，寄回本國。至今孔孟之訓，遠播遐方，皆利子力。後偶至南雄府，爲王玉沙所愛慕，而少司馬石公適就任之京，亦慕利子，遂携之南都。至贛州十八灘遭險，從行有溺者，利子爲悲之。比抵南都，一夜夢入一宮殿，莊嚴宏敞。醒自思曰：是殆天主所默示乎！今日雖鬱鬱居此，聖教終有興起日也。遂舍南都而轉江右。有醫官王繼樓心異之，延至家館焉。因入告中丞陸仲鶴，邀見甚喜。利子爲傳舍記之學，順逆皆誦之法，益

相敬重。一日請觀大西奇物。中有彩石一枚，五彩奪目，利子以獻。公堅不受，徐謂利子曰：此寶今長在先生處矣。利子問故。公曰：先生此寶，非賢者不送，然爲賢者必不受。故曰長在先生處也。一日謁建安王，王設醴驩甚。利子退爲著交友論以獻。戊戌年，王大宗伯忠銘將入京携利子偕往。而利子在端州時，畫有坤輿圖一幅，爲趙公心堂所得。公喜而勒之石，且加弁語，尙未識利子也。及王忠銘至南都，爲言利子于趙公曰：而欲見所畫坤圖之人乎？趙公驩甚，即具車從邀利子，利子爲出天主像，俾瞻仰。趙公設高臺禮拜，顧謂利子曰：是像真爲天地萬物之大主矣。時與諸公留利子談，旬餘不倦。適王公先行，趙公始命衙官送利子之淮，沿淮到京師。值關白倡亂，利子復南。回抵蘇州，與瞿太素之南都。時王趙二公俱在，而大司徒張公，少司寇王公，少宗伯葉公，群慕利子名，皆投刺。已而李心齋祝石林尤相契合。遂與郭仰鳳鍾念江等共謀築室。偶戶部劉斗墟有舊宅，爲魔所踞，謂利子若不懼魔，捨以棲子，無間直也。利子謂：吾奉天主聖像，魔當立避。是日於廳事立臺，奉像其中，以聖水灑室，居之甚安。劉公與諸相知見其能鬪魔也，益重之。時太史王公順菴有志于度數曆法之學，先遣門下士張養默就利子受業。養默知利子主于奉揚聖教，不屑以曆數諸學見長。然見其談天地，明有測驗可據，委非鑿空杜撰者。爲言之，順菴甚相信。而司徒吳公左海見坤輿圖，悅之，因請利子考詳，出公帑重梓，以廣其傳。李卓吾李汝禎諸公，俱與談論。有僧三槐者，欲設機鋒，以難利子曰：子之考日月也，或上天看日月乎？抑日月下而與心目接乎？利子曰：非我上天，亦非日月下地。我存日月之像于心，照此像可知日月矣。三槐曰：若此，則子能造日月于心矣。何人不可以造天地乎？利子曰：有日月矣，而我見之。因所見而生是像于心，非無日月而我能造日月也。譬之鏡然，懸之空中，物咸照焉，即天地日月亦入照矣。然必先有物而後照有像，非無其物而鏡自能造其物也。三槐始屈。時諸公復辯論心性善惡，利子具言人性爲至善之主所賦，寧復有不善乎！且砭萬物一體之說。備載實義篇中，不具詳。庚子年，與同會龐子順陽以禮科文引，欲詣闕廷，貢方物。當道欵接如禮。不謂稅璫馬堂，邀功攔阻，悉將貢物奏章，自行上進。奉旨取到京。利子始偕八伴入獻。天主聖像、聖母聖像、天主經典、自鳴鐘大小二具，鐵絃琴、萬國圖等物。皇上欣念遠來，召見便殿，垂簾以觀。命內官習西琴，問西來曲意。利子譯八章以進。復蒙賜問大西

教旨，及民風國政等事。于時欽賜官職，設饌三朝宴勞。利子等固辭榮爵，受廩餉。上奉聖像于御前，置自鳴鐘于御几，復命畫工繪圖進覽。利子始安意京師，偕龐子僕屋以居。至日用所需，取給光祿，敬上命也。相國沈蛟門老師時爲設醴，且饋資斧焉。而大宗伯馮公琢菴屢叩利子所學，深相印可。嗣後相國文忠葉公，太宰李公，司馬趙公，少司寇王公，少宗伯祝公，僉都幕岡馮公，都諫曹公，都水我存李公，相與質疑送難，著而成書，名曰天學實義。馮公以是書爲救世神藥，并二十五言梓行世，兩爲文弁其首。大宗伯徐公玄扈，博學多通，欲參述生死大事，尤篤。庚子至南都，見利子，略通其旨。回家得一奇夢，如見圓堂中設有三臺，一有像，二無像。蓋天主預啓以三位一體降生妙義。然尙未知其解也。癸卯臘月，又到南都，入主堂，訪論天學，至暮不忍去。於邸中讀實義解略諸書，達旦不寐，立志受教，毅然堅守十誠。即今諸孫遙膝，亦天主福善之報也。中州艾孝廉與同袍張君向教甚勤。鄂本篤自遠西來訪，病危，一見同會者，望外喜溢，遂安然去世。利子住京師凡十年，交道益廣，著述亦多。嘗著畸人十篇，及與徐玄扈所譯幾何原本、測量等書，與李我存所譯同文算指、渾蓋通憲、乾坤體儀連接儀^{應作義}等書，俱已行世。每日除瞻禮存想省察誦經諸工外，即爲談道接引之候。李我存久習利子，服其證悟，忽患病，邸無家眷。利子朝夕床第間，躬爲調護。時疾甚篤，已立遺書。利子力勸其立志奉教於生死之際，公幡然受洗，且奉百金爲聖堂用。疾旋痊。固天主冥祐之耶！利子每謂人萬善之根，在默與大主神接，密密對越，冀沾神功。每日誦經贊誦天主七度。時伏枕呻吟，一聞問道者至，即欣欣然延接，悉忘其苦。朝夕省克，毫不自恕。虧北天寒，臥不重褥，時用木枕。至所被之衣，布素不更。志學者離家相從，或俗念復萌，就利子求解。利子一耳提之，無不冰消霧釋者。所稱明鏡不辭屢照，清流無憚惠風者非耶！利子因積勞得病，首日即謂諸會士曰：茲吾去世之期也。遂依教中善終諸規行之。諸奉教者往候，利子益加慰勉，一仰祈天主，垂祐中華，俾人人盡識聖教。一念皇上體恤遠懷，望天主福祐默啓，稍酬涓埃。此尤垂絕時惓惓致意者。安坐而逝，爲庚戌年四月日。李太僕親經紀其喪。沒後，龐熊二子具疏請墓地，下禮部覆題。署部事少宗伯吳道南具言其慕義遠來，勤學明理，著述有稱，乞収葬。報可。議將二里溝房屋三十八間，地二十畝葬利子，并龐熊諸子奉天主焚脩祝釐之所。維樞曰：曩余郎西曹，于丁

未年謁利子，見其謙冲善下，闡揚天主，教義燦如也。後念我朝曆法歲差，雅欲釐正。禮部疏薦利子及龐子同脩。旨報可。利子寄書本國，招同志多携西書廣譯。艾思及始偕畢子今梁史子建修等航海遠來，而利子是年沒矣。艾子輩亦造京瞻拜賜坎，感熙朝柔遠厚意。近吾里張夏詹父子虔奉聖教。夏詹爲述天學，證符良確。易稱乾元統天，帝出乎震，與詩書禮記之稱上帝非一，復何疑于天主教旨。夫知信利子者，信天主者也。信艾思及西泰述者，信利子者也。

澹齋居士子環張維樞頓首拜識

大西西泰利先生行蹟

牛津本陳本標題作
大西西泰利先生行蹟

西極耶穌會士艾儒略述

西極北堂本獻
縣本作極西

西泰利先生瑪寶寶獻縣本
省寫作豆者，無者字北堂本大西歐邏邏獻縣本
俱作羅巴州州字牛津本陳本無其他各本俱作洲又北堂本
牛津本陳本小注全省【原注】按萬國全圖天
下總分五大州其在中國最西者謂歐邏巴

意大利亞國人也。

【原注】歐邏巴州名邦三十餘其最南屬教宗所轄者謂意大利亞其地度風俗土產詳見職方外紀

其父宦宦北堂本

牛津本陳

本俱作官母有懿德奉天主

【原注】即天地萬物之真主
小注甲乙本北堂本牛津本陳本俱無

達按甚虔。其受業之

甲本無

師孟尼閣者亦

名賢也。利子得此賢親及師從幼見聞俱合正道。且穎異聰敏

僅習二字甲本
刪去陳本作既

利子以下至聰敏凡二十一

十餘歲時即有志密

密牛津本
陳本作精修

父以科第期之冀紹其家聲送到羅瑪京都

父以下至京都凡十七字甲本作從

父命遊學就名師習諸學

學陳本
作科學

之蘊奧。僅習

僅習二字甲本
刪去陳本作既

三年欲遂修道夙懷不願婚娶利名

羅瑪京都

聖會陳本
作顯修會

時年已

已字甲本

十九矣因致書於父具言此意。父

利名二字上求入耶蘇聖會。

聖會陳本
作顯修會

已字甲本

十九矣因致書於父具言此意。父

具述屢往屢病之繇，絲牛津本陳本作由又具述屢往屢病之繇甲本作諄諄加勉。利子入會，諄諄加勉利子入會甲本

作勉利既于文科理科無不卓然，復于道科日精月進，歷考七次，月陳本作日歷考七次甲本作歷七試至撒責耳

耳牛津本陳本作爾鑄德之尊品。原注大西諸科之詳載描述西學凡與彌撒祭義中達接尊品獻縣本作聖品牛津本陳本小注略去嗣後立志航海，欲廣傳

聖教

于東方。遂請命會長，面辭教宗，於天主降生後一千五百七

作二

十七年，閱數國，迺

迺陳本至大西海濱名邦波耳

耳牛津本陳本俱作爾

都瓦耳

瓦耳北堂本作亞

者。牛津本陳本無者字利子入見其王，王歎之

牛津本

陳本厚。歎之厚甲本作甚厚。作厚禮之航海東來，歷怒濤狂沙掠人啖人之國，不災不害。次年至小西，泊舟，

爲開示所學。次年至所學凡十二字陳本作次年泊小西洋易舟而東又次年，爲萬曆辛巳，

牛津本辛巳下有小注九年二字始抵廣東陳本九年移在辛巳上改作正文

香山澳。澳牛津本作墾陳本作墳北堂本有小注香山之澳門島六字

制臺

甲本制臺上有時字牛津本制臺下有總督二字

司馬

牛津本司馬下陳公

文峰

原注諱瑞閩福州人按牛津本陳本小注俱省略

移文澳

澳牛津本作墳陳本

內。請大西司教者并治事之官同商澳事。司教者請耶穌會士羅子

原注諱明鑑號復初按

作堅俱

代赴其招，招陳本事畢而歸。越明年，癸未，利子始同羅子入端州。

原注即今肇慶

改大字代赴其招，作召作堅俱事畢而歸。越明年，癸未，利子始同羅子入端州。

府按牛津本陳本

小注新制臺郭公并

并甲本

太守王公

原注諱潘浙紹興人按牛津本王作黃又牛津本陳本小注並省略又乙本潘作泮

甚喜，歎留，甚喜欵留甲

遂築室以居利子。閒制牛津本地圖、渾儀、天地球考、時晷、惜時之陳本無之字獻具，以

縣本之作諸

贈於甲本無字當道。皆奇而喜之。方方字知利子爲有德多聞高高北堂士也。

利子素有謙德，以異邦牛津本陳本邦下有人字甫居斯地，未免有侮，以異邦至有侮凡十一利牛津本陳本字甲本作未免有侮利上有而字子不

較也。一日有踰後垣而盜其柴，北堂本柴下有者字甲本踰垣而盜其柴作踰垣盜柴家人與爭。利子命讓其柴曰：吾吾牛

陳本烏可以微物而與人競，且其來或爲貧也。躬北堂本負柴就垣邊就垣邊甲本作從耳垣送之，其人慙

謝而去。

其甲本無居端州幾十載，初時言語文字未通，通牛津本陳本作達苦心學習。學習北堂按圖畫人物，借借

本作人指點，漸曉語言，旁通文字。至如如甲本牛津本作於六經子史等篇，無不盡暢其義。上多一陳本義

意始稍著書，發明聖教。日惟懇懃泣下，默禱天主，啓迪人心，端其信嚮，朝夕不

輟。朝夕不輟四字且多方誘掖，欲使人人識認天地大主，萬民之大父母也。識認天地大主萬

本作識認天本作認天。上大主爲萬民之大父母也。陳本時有鍾銘仁黃明沙者，粵中有志之士有志之士甲本也，慕利子之

甲本無之

天學，時依從之。

端州有北堂本獻縣本鄉人，夜過荒塚地，牛津本陳爲魔所憑，忽發忽發北堂本誤作哮顛狂。其父母延僧

有下有一字

鄉人

，夜過荒塚地

，牛津本陳爲魔所憑

，忽發忽發北堂本誤作哮顛狂。

其父母延僧

有下有一字

鄉人

，夜過荒塚地

，牛津本陳爲魔所憑

，忽發忽發北堂本誤作哮顛狂。

道巫覡之流，祈禳百端，俱甲本無無效。

本作效驗

時有陳本作有人

告其父曰：大西有

堂本作有

大西牛津本

大西有

陳本無有字利先生者，崇奉天主正教，能驅魔立應，盍往誠求之。其父懇祈利子。利子

甲本脫去至

牛津本陳本

其家，見諸魔像符籙，諭之曰：是皆邪魔之招也。

是皆邪魔之招也甲本作是以魔招魔也

悉取

燬之。因代誦經，籲祈天主，且取自佩之

甲本無之字

聖匱付之，病遂

甲本無遂字

立愈。

自是一家

之人，一家之人甲本無一甲本無不欽崇聖教。

甲本教下有者字

有牛津本有下有一字居官梁姓者，居官梁姓者甲本作過過甲本

壯無子。利子命入聖堂，代爲祈求。

代爲祈求甲本作代

求因連舉二子，遂并二子

北堂本脫奉教焉。

此一段陳本全略去

其甲本無後司馬節齋劉公開府端州，知利子欲進內地，以廣宣其教。遂移文韶州府，命於

南華寺居停。利子請附城河

北堂本西官地，建天主堂，棲止焉。其端州舊堂，則劉公取

取獻縣爲生祠，薄酬價于利子。利子力辭不受，劉公愈高

高北堂本作奇之。

其端州以下二十

九字甲本全略去

姑蘇瞿太素者，原注諱汝夔按甲大宗伯

牛津本此下有禮部二字小注

文懿公之甲本無之字

長子也。適過曹谿，

聞利子名，因訪焉。談論間深相契合，遂願從遊，勸利子服儒服。

時有牛津本陳本無時有二字同會郭子仰鳳者，【原注】名居靜按甲本作石子鎮予者名芳栖乙本同。偕利子處。一日劇盜強入，剽劫貲賈北堂本物。甲誤作此劇盜強入剽刦貨物。當道嚴捕賊黨，本作捕賊下重獄。利子復哀矜之，甲本無字力言力言甲本諸當道，本作爲釋其獄。人咸服利子之德云。

太素既締交利子，遂揄揚利子之學獻縣本學上有德字于縉紳間。利子因請曰：公亦有所求乎？太素曰：吾年四十有牛津本陳三，吾牛津本陳本無有字內子北堂本無子字獻縣本子下有年字四十有牛津本陳本無吾字二，尙未有子。先生能牛津本陳本無有字爲我我陳本作吾祈求。大主大主北堂本牛津平本陳本俱作天主乎？利子因牛津本無因字代爲密禱，利子因代爲密禱七字陳本無是年即生一男，甲本無是年二字獻縣本一男作二男今名式穀者是也。

利子此時，牛津本陳本無此時二字嘗嘗北堂本作常將中國四書譯以西文，寄回本國。國人讀而說之，以爲中邦經書，其能認大原不迷其主者乎。以爲至者乎凡十七字甲本略去。至今孔孟之訓，遠播遐方者，皆利子力也。讀而說之至力也凡三十七字陳本作國人讀之知中國古書能識真原不迷於主奴者皆利子之力也牛津本同閩刊本只力也作之力焉

厥後偶牛津本陳本無偶字到南雄府。時陳本無時字大京兆王公玉沙者，本作大京兆王公玉沙諱應麟無小注

適宦南雄，一見利子，深相愛慕。而少司馬石公者，牛津本陳本無而字者，適就任之京，牛津本陳本無亦到陳本作郡，到陳本作道贛州十八灘，波濤險惡，從行有溺者。利子雖安然，牛津本無安字，陳本無恙，牛津本陳本誤作郡，下有而字心甚悲之，不禁淚下。比抵到贛州至比抵凡三十二字，甲本全脫去。南都，未逢知己，殊爲作心殊，悵然。一夜夢入一甲本無宮殿，莊嚴宏敞，本作廠，有金扁額，顏本獻縣其上。醒而自思曰：是殆天主所默示者乎。今日雖鬱鬱於作居於甲本此，聖教終有興起之甲本無字。日也。迺舍南都而轉江右焉。甲本無焉字

時暫僦邸甲本無邸字舍以居。時暫僦邸舍以居七，適有醫官醫官牛津本陳本作醫士獻縣本作賢宦王繼樓者過，覩利子德容，心竊異之，遂延至家陳本家下有而字館利子。醫官醫官甲本作因獻縣本作賢宦牛津本作醫王陳本略去，入告中丞陸仲鶴公，邀見甚喜，談論數日。利子因傳舍記舍記甲本陳本作記舍之學，順逆皆皆牛津本陳本作背誦之法。公益相敬愛。一日請觀大西奇物。其中有彩石一枚，目上上陳本映光，五彩爛然。公把玩不忍去手。利子因以獻。公甲本牛津本陳本俱無堅辭不受，徐謂利子曰：此寶今本無今字長在先生處矣。利子問故。公曰：先生此寶，非賢者不送，然爲牛津本陳本無爲字，賢者必不受。故曰長在先生處也。